

校慶雜憶

■ 滬19機械 曾潤琛

友聲編輯索稿，要我寫一些有關校慶的回憶。年老善忘，想捕捉過去久遠的印象，總覺模糊飄渺，難以描繪。因此對當年盛況，反無從著筆，而只能就有些邊際瑣事，略述感觸。

我最早參加的校慶，是民國十五年三十週年紀念。那時我剛進南洋大學讀一年級，對當時典禮盛況，僅止於自禮堂門口張望，已不復記憶。好像有工業展覽會，有小火車在校內行駛，我們新生只是以看熱鬧心情同沾喜悅而已。但其時局勢似不太穩定，也有一些不確定的感覺。

說到校慶，使我想到那時我們常唱的校歌。雖不能全憶，試將不全之之校歌略述如下：

五色備如虹霓，美哉我國徽。醒獅起搏大地，美哉我旗。

凡我師生全體，明白其中意。既醒勿睡，既明勿昧，…

(此處有五字一句已不記得) …

實心實力治實學，實心實力務實業。光輝我國徽，便是光輝我旗。

這首校歌是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前的事，「交通大學九十年」一書所收的南洋大學校歌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的事。叮嚀「實心實力」，即使在時代進步的今天，也不無助益。

民國十九年畢業以後，一直沒有參加校慶。直到交大在台復校，才有頗多機會參加，尤以民國五十八年至七十三年一段時間較多。往新竹校區參加校慶，開會聽演講總會參加。早期幾年在舊校區，會場較小，大多坐在靠前面幾排，感覺很親切，同時也感到創始之艱辛。後來幾年，會場已在新校區，規模宏大，我已是畢業五十年以上的校友，常被請到台上兩旁去坐。雖欣於視野寬廣，也體會到老之將至。

參加校慶的另一面便是可遇到平時不常見面的校友，各自談談近況，或照些相片留念。而且往往天氣好，校園景色宜人，足以賞心悅目。

台北新竹間交通便捷亦是引人樂於參加的誘因，其中尤以台鐵當時有專車接送，甚為便利，後來幾年聽說已停止。近年鐵路常有虧損，當然不能再辦此種活動。但這種小小特權所包含的溫情，也常足令人懷念。

說到照相及火車，我在民國六十三年七十八週年校慶歸途中失落了一架照相機，當時曾作一詩，投稿友聲：

校慶歸途失所攜照相機一架，而同行外孫所攜一袋無恙

囊底誰忘智挈瓶，竟隨飛絮逐浮萍。

薄海騰歡賀校慶

100 YEARS

盈衢旌旆成煙霧，照眼衿裾付緼冥。
人世尚期存黑白，鏡箱何意失丹青。
倦遊卻笑身衰老，警覺猶叫遜雅齡。

刊出後有同學電話告知台鐵台北站長室有通告招領照相機，可往一認，果失而復得，也靠友聲、臺鐵和同學的協助。

最近十年以來，好像幾乎沒有走出台北，至於百年校慶，雖是一直嚮往的事。前幾年就有幾位在大陸及美國的校友相約屆時前往上海校區敘舊，並看看七十年來變遷之跡。現轉眼已將到，卻恐怕不單上海不會去，連新竹校區校慶也無法參加，只有等待在友聲上讀盛況報導了。



曾潤琛學長攝於交大九十週年校慶